

楊萬里選集

周汝昌選注

杨万里选集

周汝昌选注

(原中华上编版)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2.75 插页 4 字数 282,000
1962年12月第1版 1979年5月新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统一书号：10186·99 定价：1.40元

楊萬里畫像





皇伏以皇夏清和布懷

遠求宮使書名中外

祀聲

于臨外

丁卯

今帳勤心善揚皇素卷書筆三餘

為古未以類也



楊萬里墨蹟之一

在可遺士歲古可遺

良觀取樂

與於至理而齊

予臨之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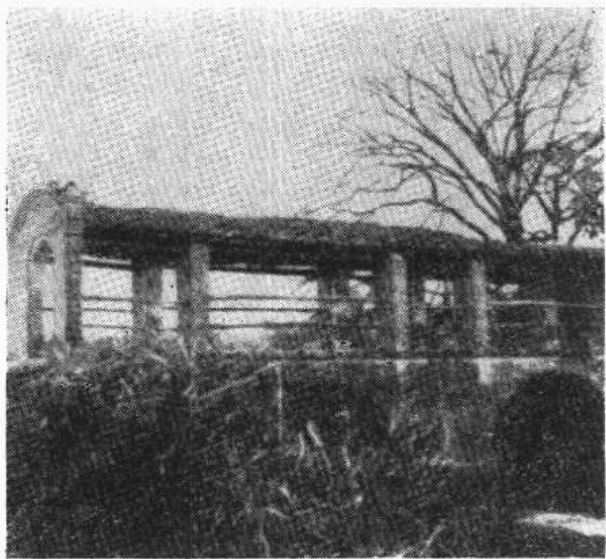
太山

道

四廿之知法亦守不忠是日即中更不為誤相



楊萬里墨蹟之二



楊萬里故鄉逆塘村口之砥柱橋
 (清嘉慶四年重修)；橋頭有
 書院遺址，萬里曾讀書於此。



楊萬里墓

墓碑題曰「宋勅葬寶謨閣學士少師楊文節公墓」。墓前有石人，石馬，已殘缺。

致 讀 者

一九七九年元旦佳辰，接到了出版社為準備重印此集的工作用書，囑加處理，心頭不免思緒聯翩。想在這個特大的好日子裏，藉此機會，向初次拿到此書的讀者談幾點感想。不擬寫成一篇官樣的「重印說明」，免去浮詞套語，讓我們親切地（不拘一格地）「交流」一下思想感情。

這本書，編述於一九六二年，連頭帶尾，不覺已是十八九個年頭過去了——這是些多麼非同一般的年頭啊！現在它又有了重印的可能。這種可能，是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向惡勢力艱苦鬥爭而得來的。這種可能，是多麼令人珍惜！

我從十四歲開始，自己學詩，包括看和寫。中間涉獵的研究課題十分龐雜，但和詩未嘗真離開過。單就「注詩」一事來說，舊來的各種詩注我看，現代的新注我也看。如何纔是對今天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更有助益的注解法？是我常常考慮的問題之一。想推動這種工作，就拿范石湖作例子，編了范成大詩選，想朝着自己的設想向前邁步。事情都是「歷史的」，各有各的特定歷史條件，當時若想「遠離」已有的「規格」太遠了，就不易被接受。因此，步子不敢邁得太大。框框不來找人，人也自去找框框，真是「未能免俗」。後來又作白居易詩選，自然也想在可能範圍內「實現」自己的「理想」。但還是受各種局限。（客觀上的，有與人合作的問題，有貫徹領導意圖的問題，儘管最後是我一手全部定稿，也不

肯將已見處處強加於人。）到了編注這個選集，這纔第一次真的按自己的設計進行一切。深深感謝出版社的信任，他們條條框框看來比較少，似乎也不那麼怕這怕那地怕得那等的顧慮重重、約束種種，大膽放手地讓我照自己的想法作。這一點，我至今是印象深刻，不能忘掉的。

此書出後，得到了鼓勵，一般讀者，青年同志，高校教師，研究者，特別是海外的一些教授、學者，都表以好評。有的下語份量極重，我是不敢照原話引錄的。

若依這些上述情況而推，豈不是說，我是「躊躇滿志」了，正好「再接再厲」了嗎？並非如此。第一，我的一切著述寫作，沒有一種不是在冗雜忙亂中急就趕做而成，從未有够得上真是從容推敲、反覆錘鍊的愜心之作。第二，作完這本選集，自己估量，待做的其他性質的工作太多，今後精力很難集中在注詩上了。果然，從那以來，再也無法（也不想）做同類的「選注體」了。

當時尚不愜心，何況二十年來年之後重回回顧。無奈此道又實是荒廢已久，為學不進則退。因此，重印原該細加修改，以至部分重撰纔是。可是自覺力已難及。尤其令我嘆氣的，是雙目大壞，重新細讀、細改一過，已經是不可能了。

和出版社的同志們為此商量辦法，已歷一年之久，現在蒙他們決定，不必再改，可先重印，以供需求。對此，我確實是深感慚愧。計無所出，就只好這樣辦了，除了向讀者表示歉懷，也盼望讀者能理解上述情況，把此書的質量當作「歷史的」事物來分析看待。

我所以選取了南宋的范、楊二家來作選注，如果我本來認為他們毫無介紹的價值，那自然無此情

理，但是也不可誤解爲我在文學史上最「崇拜」他們，把他們的作品當做「最好」的東西來推薦。事情不會是那樣的。選取此兩家的主要原因是，肯在他們身上花工夫的似乎不多，前人爲此而做的扎實工作又幾乎沒有。這是難度很大的活計，開荒墾土，苦一些，似乎比只在花園裏剪枝灌水更有意思。這是從注者講。如從讀者講，肯拿這本選集來看，也絕不等於這是最喜歡楊萬里的風格，或是準備要學「誠齋體」。不應這麼推理。但是相信如果能認真讀一讀，是不會覺得毫無收益的。

通過這一選注本，或者可以體會到，我們要想了解一位作家，起碼應知道多少有關的事情。至于楊萬里，他的最突出的長處何在？我覺得至少可以指出一點：他有頭腦，對事物感受敏銳，能思考，敢發表見解。他是「理學家」兼詩人，學詩不肯死在「黃陳」江西派的籬下，敢于自出手心眼。他講「理學」（聽見這個名稱，不要怕），他舉的話頭大抵來自周、孔、程（聽見這些人，也不要怕），但是可以看他對他的「先哲」們並不一味膜拜，一味迷信，一味盲從，却頗敢提出異議和新解，有分析，有評論。在他所處的那等歷史的、階級的局限下，他能如此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就這一點，也能啓發我們。因此，詩之外，也不妨讀讀他的散文。連庸言這種「語錄」式的文字，也未嘗不可一看。我覺得楊萬里在他那個時代來說，思想確是比較解放，我們今天讀他的詩文，應該想到，向歷史上的文學家們學習，究竟要汲取什麼樣的養料。

青年讀者看見我注得話多了些，也不要怕，不要叫「繁瑣」嚇住。歷史事物本身是異常複雜的，話太少了，有時說不清，簡而不明，不一定勝於「繁」而得當，況且繁與不繁，絕不是「字數」上的多寡之

分。見到字數多了的地方，更要耐心一些看看究竟，害怕「繁」的，往往助長了懶漢思想，字數略多了一點，便斥之為「繁瑣」，滿足於浮光掠影，這是很害人的。事實上，這些注解，少數還可以在「工具書」上查知梗概，更多的是無處可查的，我們作注的，為一事一物，常常是要作大量研考，一切弄清了，然後纔提煉成爲幾句話的；每一個這種題目，要寫，都可以寫成一篇「論文」。我不曾畏「繁」，如果連這麼一點提煉成果還嫌「繁」，這種看法，就難以苟同了。

此書在一九六三年重印過一次，還是遺留下了一些誤字，這次經出版社同志十分細心的核閱，得以改正。我的疏失謬誤，雖然此次未能盡數檢索，盼望讀者一有發現即爲指出，積攢起來，還可以在下次重印時糾補。

引言

—

親愛的讀者，我先介紹一首小詩給你：

小憩人家屋後池，綠楊風軟一絲絲。奧丁出語太奇絕：「安得樹陰隨腳移？」

這首詩寫的是：夏天行路在真州（今江蘇儀徵）道上，行人都又熱又累，就在路旁人家屋後水邊綠柳蔭中坐下來，歇歇腿，涼快涼快；可是不能總坐在這裏，要走了，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塊小小的清涼避暑之地，於是轎夫忽然說出一句「癡語」來：「要是這『樹蔭涼兒』也跟着咱們一塊兒走——那該多好呵！」

你看，這首小詩設想多麼出人意表。

你一定猜想，「這就是你要介紹的楊萬里的詩吧？」你猜錯了。這是清代郭麐的作品。郭麐，字祥伯，號頻伽，著有《靈芬館詩集》；此篇是其初集卷三《真州道中絕句》四首之一。

這位詩人又在《登吳山望江二首》中寫道：

飛鳥欲何去？翼然乘遠風。夕陽方在半，——忽墮亂流中！……

你看他登吳山、望大江，纔見夕陽還在半空，一眨眼，忽已落在江波流盡之中了！寫得多麼生動，多麼

活，彷彿如在眼前。別人的詩，多像一幅幅的畫面，雖美，可是死的；他的詩，簡直像電影，在你眼前動起來了，活起來了，——而且活動得那麼妙。

你一定讀過不少的詩，可是你有過很多的這樣的感覺嗎？

你一定說，這郭譽真有點意思；他怎麼這麼會寫詩呢！他的老師是誰？

他的這種詩的「老師」就是楊萬里。

楊萬里，你對他有些陌生吧？其實，在詩壇傳統習慣上很少人直呼詩人之名，例如楊萬里，多稱之為「誠齋」。提誠齋，聽着耳熟的或許就較多了。下面我還是用「誠齋」這個稱呼，——顯得熟諳些，親切些。

誠齋的詩，首先給你的印象就是這種奇趣，這種活勁兒，令你耳目一新，令你爲之拍案叫絕。還是舉兩首看吧。——也看看郭祥伯學誠齋學得怎麼樣，及不及格。

嶺下看山似伏濤，見人上嶺旋（去聲）爭豪；一登一陟一回顧，——我脚高時他更高！

——《過上湖嶺望招賢江南北山》之二

霽天欲曉未明間，滿目奇峯總可觀。却有一峯忽然長（Zhang）！——方知不動是真山。

——《曉行望雲山》

坐看西日落湖濱，不是山銜不是雲；寸寸低來——忽全沒，分明入水——只無痕。

——《湖天暮景》

這種奇趣，這種活勁兒，就是誠齋的首創，也是誠齋的獨擅。

奇與活之間，自然時時流露出風趣、幽默。這是讀者可以體會得到的。試讀這樣的詩：

稚子相看（手）只笑渠（他），老夫亦復小盧胡（笑）。一鴉飛立鉤欄角，——仔細看來還有鬚！

——《鴉》

這不但詩人和他的小孩子在笑，我們讀者看了他們笑，也要跟着他們一起笑。

呂晚村（留良）在《宋詩鈔》中給誠齋作評傳時說過這樣一段話：

後村（南宋劉克莊）謂「放翁（陸游）學力也，似杜甫；誠齋天分也，似李白」。（二）蓋落盡皮毛，自出機杼。古人之所謂似太白者，入今之俗目，則皆「俚諺」也。初得黃春坊選本，又得樵李高氏所錄，為訂正手抄之，見者無不大笑！嗚呼，不笑、不足以為誠齋之詩！

這個笑，和剛纔我們之所謂笑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笑。我們的笑，是「奇文共欣賞」的笑；他們的笑，是對「俚諺」的嗤笑。

在那些嗤笑者看來，作詩的必須道貌岸然、板起面孔，寫出些堂皇冠冕的話言，那纔是「好詩」、纔是「高格」；像誠齋這樣子的，就是「俚俗」，是「粗鄙」，是「惡調」，是「叫囂」，是「魔障」。
——這些詞兒都是前人確實對誠齋用過的，並不是我製造的話。

老子說過一句話：「下士聞道則大笑。」呂晚村所遇到的那些人，不敢說就都是「下士」；但是他們可能是戴久了「傳統詩派」的有色眼鏡，乍看到這種新鮮活潑、迥不猶人的詩風，確實有點不習慣，因而就譁然大笑了。然而，「不笑、不足以為誠齋之詩」，這話真對。誠齋的詩，假如其獨創性不是那麼鮮明顯著得動人耳目，哪怕是誠齋的前輩詩人們有過一位半位曾經膽敢這樣寫過詩，那「笑」的程

度也就不至於那麼「大」、那麼譁然了。

試想，在我們來歷久遠的詩壇上，在誠齋之前，有蘇李、有曹劉、有陶謝、有李杜、有高岑、有王孟、有韋柳、有元白、有韓孟、有張王、有溫李、有皮陸、有歐梅、有蘇黃、有秦晁……那風格特異、偏工獨造，真是何啻千變萬態！要想在這些大師的腳下來再伐山林、重闢天地，若不是具有大見識、大手眼、大膽氣，如何辦得到？這見識、手眼、膽氣，無怪乎有些「下士」要少見多怪、驚訝譁笑，因為那都是他們無法設想的啊。

明代王構（肯堂）的《修辭鑑衡》引過一段話：「老杜『詩清立意新』，最是作詩用力處，蓋不可循習陳言、只規摹舊作也。魯直（北宋黃庭堅）云：『隨人作計終後人』；又云：『文章切忌隨人後』。此自魯直見處也。」黃魯直懂得這層道理，創立了自己的詩派；別人見他獲得成功，也想學步，可是不知道要學他的精神，却去一味學他的死辦法和酸習氣，結果走入死衒衒。誠齋却說：

傳派傳宗我替羞，作家各自一風流。

黃庭堅陳籛下休安脚，陶謝行前更出頭。

——《跋徐恭仲省幹近詩》之三

他正是以這種不肯傍人籛下、捨人遺唾的精神，達到了「推陳出新」的境界，創造了他的「誠齋體」，在詩歌史上建立了自己的詩派；連他所最佩服的同時齊名詩人范石湖（成大），有時也要學一學他的詩體和手法。他的另一詩友張功父（鉉）在《南湖集》中說他：「自作詩中祖」，就指出了這一點。

討論誠齋詩的，大都先要談到他的奇趣和活勁兒，有個名目，曰「活法」。他的這個特色並不待後世人出來表揚揭示，他的朋友在當時就都能見到。張鑑一再說過：

……今誰得此微妙法？誠齋四集新板開。我嘗讀之未盈卷，萬彙紛紛紛紛紛紛轉〔五〕。
筆端有口古來稀，妙悟奚〔何〕煩用力追〔六〕？

造化精神無盡期，跳騰蹕厲即時追。目前言句知多少，罕有先生活法詩〔七〕！

葛天民說：

參禪學詩無兩法：死蛇解弄活鱗鱗；氣正心空眼自高，吹毛不動會生殺〔八〕。

周必大說：

誠齋萬事悟活法〔九〕。

略晚些的詩人，如劉克莊說：

再晚些，元代劉祁則說：
後來誠齋出，真得所謂活法、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，恨紫微公〔居本也〕不及見耳〔一〇〕。

李屏山〔李之綱〕教後學爲文，欲自成一家，每日「當別轉一語，勿隨人腳跟」。……晚甚愛楊萬里詩，曰：「活潑刺底人難及也！」〔一一〕

方回評及《南湖集》時也說：

端能活法參誠叟，

說誠齋是

飛動馳擲(三)。

這幾乎是有目共觀，衆口一詞(二)。至於現代人最能欣賞誠齋詩而又善於拈舉的，當推錢鍾書先生，他說：

以入畫之景作畫，宜詩之事賦詩，如鋪錦增華，事半而功則倍。雖然，非拓境字、啓山林手也。誠齋、放翁，正當以此軒輊之。人所會言，我善言之；放翁之與古爲新也；人所未言，我能言之；誠齋之化生爲熟也。放翁善寫景，而誠齋擅寫生；放翁如畫圖之工筆，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；兔起鶻落，鶻飛魚躍，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，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；眼明手捷，蹤矢躡風；此誠齋之所獨也(四)。

這段話把誠齋的「活法」闡發得真是曲盡其妙。

誠齋詩的「活法」，除了包括着新、奇、活、快、風趣、幽默幾層意義之外，還有一點，就是層次曲折、變化無窮。陳衍(石遺)曾說過兩段話：

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，以放翁、誠齋、後村爲最；大抵淺意深一層說，直意曲一層說，正意反一層、側一層說(五)。

這很對。對誠齋說來，則又不限於七絕一體。

夫漢魏六朝詩豈不佳？但依樣葫蘆，終落空套。作詩當求真是自己語。中晚唐以逮宋人，力去空套。宋詩中如楊誠齋，非僅筆透紙背也，——言時摺其衣襟，既向裏摺，又反而向表摺，因指示曰(按此類其門人記誠齋的話，故有此摺語)：他人詩，只一摺，不過一曲折而已；誠齋則至少兩曲折。他人一摺

向左，再摺又向左，誠齋則一摺向左，再摺向左，——三摺總而向右矣。生（編者）看誠齋集，當於此等處求之（一六）。

這個譬喻更是生動具體，善巧方便，實實有助於我們的了解。

誠齋的五、七言古體詩，筆致尤活，層次尤多。試讀一首五古：

仰頭月在天，照我影在地；我行影亦行，我止影亦止。不知我與影，爲一定爲二？月能寫我影，自寫却何似？——偶然步溪旁，月却在溪裏！上下兩輪月，若个（個）是真底？爲復水是天？爲復天是水？

——《夏夜玩月》

再看一首七古：

老夫渴急——月更急；酒落盃中月先入！領取青天併入來，和月和天都蘸濕。天既愛酒自古傳，月不解飲真浪言；舉盃將月一口吞，——舉頭見月猶在天！老夫大笑問客道：「月是一團還兩團？」酒入詩腸風火發，月入詩腸冰雪潑。一盃未盡詩已成，誦詩向天天亦驚！焉知萬古一骸骨，——酌酒更吞一團月！

——《重九後二日同徐克章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》

你看，這樣的詩，是不是大藝術家的一種「絕活」？評家說他「筆端有口」，其實，「口」又有幾個是這般的妙口？看他橫說豎說，反說正說，所向皆如人意，又無不出乎人意，一筆一轉，一轉一境，如重巒疊起，如紋浪環生。所以講他的「活法」，迅疾飛動是一面，層次曲折又是一面。

周必大跋上面的後一首詩說：